



□ 万春

## 写春联

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”一副带着墨香的春联,在滨州刚刚迎来2023年第一场瑞雪的时候,把毛主席《卜算子·咏梅》的词句写上,与现实的景况十分贴切。这是王寅虎年的腊月二十五,黄河社区组织的“迎新春、歌盛世”为居民写春联活动的的一个场景。

被邀请的六位书法爱好者多是已经退休的老同志,也有正在参加书法学习的中小学生,大家聚集在社区服务中心二楼大厅,一起完成了一百副春联的书写任务。而我,是首次被邀请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的。或许是因为我每年都参加市老干部书法协会的活动,又有作品获奖,今年又加入了省老年书画协会的缘故吧。

书写几副对联,对于一位几十年从事书法写作的老同志来说并不困难,或许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。可对于第一次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的我来说并不轻松。为完成好这次书写任务,头几天我就开始选择合适的春联,从藏书里找、从保存的资料里查、从网上搜,并认为可用的对联写在纸上,再反复斟酌,特别是把歌颂新时代、新变化、新征程的春联进行优先考虑。我还自撰一副对联“黄河万里送暖日,滨州沃野沐春风”备用。然后,又考虑选用什么样的字体合适。书法字体真草隶篆皆有,历代名家荟萃,书写既要体现历史文化韵味,又要适合大众的审美情趣,篆

□ 鲍冬青

## 富国年集

俗话说,进了腊月就闻见年味儿了。这年味儿,最先是在年集上充盈并散发出来的。

沾化富国大集是有着400多年历史、方圆百里闻名的传统集市。外地商户,平日就来得不少,年集期间,更是非常重视这个大市场。腊月二十五集,是腊月里几个年集中人最多、货最全、年味儿最浓的,也可以说是年终“压轴大戏”。大客商会提前一天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占位,天刚亮小客户纷纷到场。早晨7点到8点,赶集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,叫“上集”。很多人领着放寒假的孩子,到集上买新衣、买糖果,让孩子撒撒欢儿见见世面。那些穿戴时尚的年轻人,多是外出拼搏了一年,无论挣钱多少,总是置身“行头”光鲜亮丽地回家过年的打工者。离年靠近的紧迫感,促使着上有老下有小的“当家人”,到集上把年货置办齐全。10点来钟,赶集的人基本到齐,叫“全集”。到那时,各街市男女老少摩肩接踵,叫卖声此起彼伏、不绝于耳。

□ 孙艳玲

## 记忆中的年

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。”循着那稚嫩的童声,缓缓走进古老而陈旧的街巷,走进那遥远的儿时的故乡。

一进腊月,故乡大街小巷的空气里,便开始弥漫着年的味道。胡同儿口,下乡的买年货此起彼伏吆喝叫卖声多了起来,“换钱换钱!红头绳!”“吱吱啾啾”地走街串巷,身后跟着一群淘气的孩子,眼眨眨玻璃盖子底下晶莹剔透的橘子瓣儿糖。

母亲每年都拿出点“家当”让我们去换糖,还记得有一年,母亲破天荒在东北屋的箱底下,搜刮出两双旧鞋一个破袜子,竟换了十块糖。她捧着糖让姐姐拿了三块,又让我拿了二块,余下的四块都给了妹妹。姐姐舍不得吃,留到最后还是分给我和妹妹。我把一瓣儿糖轻轻放进嘴里,细细品味,那甜甜的味道很快唤醒唇舌儿上的味蕾。久久地闭上眼睛享受它持久地留在唇齿间香甜的滋味。

鲁北平原老者的堂屋里都盘着大锅灶台,灶台连着大土炕。腊月里,家家户户开始一锅一锅地蒸馍、蒸包子、蒸年糕、蒸卷儿。灶台上空炊烟袅袅,院落里飘着热乎乎腾腾大锅蒸馍的香味。这时的炕头也被烧得热烘烘的。那个时候的我还小,揉卷子蒸馍馍、剁馅蒸包子这些活儿便落在了母亲和姐姐头上。母亲把炕沿儿扫干净,姐姐搬来大面板,平放在炕沿儿上,用笤帚疙瘩把面板上面一侧垫平整,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在上面揉面团儿就能包皮儿了。她们往往一边干活儿一边拉家常,母亲三句话不离本行:谁家的闺女刚相了亲;谁家的小伙子“换手银儿”了……情窦初开的姐姐羞着脸低头揉面团儿,冬日的暖阳透过炕南头的窗格子,照得姐姐的脸儿通红,像极了北墙上那幅画里盛开的牡丹花。

书一般不太适合春联的书写,草书在有限的空间里也受到局限,尤其是要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,而选择楷书和隶书作为春联的书体是比较合适的。

我考虑选用米芾的行书来书写春联。米芾是北宋时期的书法大家,他的笔力惊人,他行笔时而重若崩云,时而轻若蝉翼,时而坚如苍藤,时而柔如春草,时而墨深如漆,时而色淡如烟,可谓千姿百态,令人百看不厌。我仰慕“米书”那爽健、潇洒、俊逸的书风,临摹米书已经有一段日子,也有了一定的基础。但是,为了更好地把握对春联的书写要求,我利用白天和晚上的时间,对米体的书体风格又作了进一步的熟悉、临摹,在自家书房里进行训练,为这次活动做好准备。

社区服务中心为大家准备了标准的对联书写用纸。这种红色的纸张,每五副一袋装,有七字和五字竖联两种规格,横批都是四字格,红纸上都用金色龙凤线标出需要写字的地方,给书写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还有单独的方格纸,用来撰写“福”字。只要书写字数符合要求,书写规范,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。看到现代春联的书写纸张为书写者考虑得如此周到,我不禁感叹时代的进步和设计服务的用心,也不由得想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书写春联的情景。

在衣服鞋帽、烟酒糖茶、鱼肉禽蛋这几个市面里,买货的人争先向前,拼命讲价,卖货的人忙中带笑、态度和善。肉案上一位扎白围裙、围着红围巾的姑娘,一边麻利地称着肉,一边和顾客热情寒暄;那边卖鱼的小伙子,正笑嘻嘻地把几条鲜活的鲤鱼为顾客装入塑料袋;手拿糖葫芦的小孩子,一只手持着爷爷的棉衣,另一只手指着那边的甘蔗;眉开眼笑的老大爷,为老伴儿选了一件红棉袄,正在试穿……应接不暇的生动镜头,色彩斑斓的鲜活画面,构成了一幅年味浓郁的民俗风情画卷。

年集上,青菜和水果市面,比平常大了一倍多,鲜红的苹果、草莓、西红柿,翠绿的芹菜、韭菜、菠菜、香菜,嫩白的萝卜、莲藕……洋溢着色彩纷呈的鲜活生机,激发着人们的购买欲望,映衬着人们喜庆的笑脸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温室大棚蔬菜种植还没有完全普及,冬季蔬菜只有白菜、萝卜。若碰上一年本地白菜因天气原因长得不好,过

过年贴“对子”(也就是春联),是农村人家的讲究,大家都图个辟邪祛灾、新年转运,也期盼来年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。那时,大集上还没有有卖“对子”的,更没有印制好的对联,要想贴“对子”,就需要做好必要的准备。春联用纸都是人们提前到商店里购买的整张大红纸,根据自家房门的大小、门框的宽窄,进行剪裁。那时的墨汁,有的是玻璃小瓶装着的,也有使用墨块现用现磨的。要寻求一个好的“会写毛笔字”的文化人,就要把红纸和墨汁备齐了。

我们村的小学老师是全村唯一的“文化人”。进入腊月,就开始有人给老师家中送红纸、送墨汁,求老师帮助写“对子”。老师自从放了年假,白天加晚上地为村民赶写春联。有时,老师家要准备年货,每年需要停写几天,那些送晚了纸张的,往往就写不成了。所以,那些求写春联的村民,往往都赶早,把红纸、墨汁早早地送到老师家。

我们这些学生们,从小时就跟着老师学写“大仿”,也就算是敢拿毛笔的人了。我们几个写“大仿字”好的学生,有时被老师“征用”一下,帮他给村民写几副“对子”。更多的时候是要帮助老师研墨,或裁剪村民送来的纸张,然后再叠好写字的方格。那时,裁纸常用的是剪刀,但一旦掌握不好刀口,就容易把纸剪裁斜了,也就没法用了,为此,我

年大部分家庭就没有鲜菜饺子馅儿,大多是用“干马扎菜”“干萝卜皮”泡透了剁烂了包饺子吃。过去北方冬季不能种植蔬菜,而现在四季鲜蔬应有尽有,丰富了百姓的“菜篮子”,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。今昔对比,恍若隔世,这都是社会进步、农业科技飞速发展给人们美好生活带来的福祉啊。

最能展现浓浓年味儿的,还要看灯烛对联市。各式各样的大红灯笼,镶嵌着“福”字的链件、串着彩珠的“中国结”,都一排排整齐挂着。地面上一片片摆满各式印刷精美的红对联、大“福”字。进入这片市场,就会立即感受到红红火火的年味儿。记得上一个集,区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曾来这里现场书写对联,气氛热烈。今天,在这个市场上,前面排着两张条桌,一老一少也正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对联。老者须发苍白,虽身材清瘦但精神矍铄,正展示着刚写完的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家过小康欢乐日”,下联是“春回大地艳阳天”,字迹苍劲有力;这边桌

上也摸索了一些简单、可行的办法,多年来,我也一直沿用下来。

自从上了初中,逢年过节,就开始自买红纸,自己剪裁,自己写春联了。尽管书体还“嫩”得很,字法也不讲究,但用爹娘的话说就是“咱不用再求人”。那时,对联的内容多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花红柳绿春光好,人寿年丰喜事多”之类的传统“对子”,可以年年用,不会过时,就这样,我从写“大仿字”到敢写“对子”,毛笔总算没有擱下太久。参加工作之后,有了业余时间,就把这一爱好又拾了起来,购买了书法字帖,开始了漫长的书写修行。

社区组织的书写春联公益活动,也是弘扬传统文化、传承历史文脉的有益之举,让大家在新时代、新征程上更加意气风发、精神抖擞地迎接新机遇、接受新挑战。我们几位退休的老同志将自己的书写过程,当成提高自身修养、为时代高歌、为文化培源的创新之举,实现与大家同心同乐、共庆新春的美好心愿。

正如我们在春联中书写的“祖国与天地同寿,江山共日月齐辉”的对联一样,我们书写了美好,也见证过历史。在王寅之末、癸卯之初,我们带着浓浓的深情,把党和政府的关怀、文笔的墨香传播到千家万户,与大家一起期盼祖国安宁、江山无恙、人民安康。

上的少年,马上提笔在裁好的红纸上写出两个潇洒丰满的大“福”字,凑成一副门联,赢得围观人群的热烈掌声。原来这是喜欢书法的爷孙俩,他们不为挣钱,写出的对联谁要就送谁,真是难得的好情怀。写出的春联刚被人抢走,老者又运笔如飞,写出一联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。

春联、“福”字、大红灯笼,是千百年来中国春节传统习俗的“标配”,是构成年味儿的主要元素。今年,省市县区为了丰富城乡人民的节日生活,推出“黄河大集”系列文化活动,让今年的春节年味儿更浓了。记得早年的富国年集,还局限在富国村土房子土路的窄街曲巷中,现在的年集则是处在高楼林立环绕的开阔场地中。年集,如同丰富多彩的民俗画屏,背景随着社会进步在不知不觉变换着新时代新色彩,而始终不变的是,人们对年味儿的眷恋和对传统年俗的坚守。

人间烟火气,永远是人们过新年的浓郁心结和难舍乡愁。

□ 胡付营

## 家有老娘岁月暖

壬寅虎年腊月十六是母亲82岁生日。那天,阳光普照,非常暖和,没有一点冬天的寒意。母亲端坐在阳光里,手捧着一幅“寿”字图,不住地摩挲着,知足地笑着说:“这天这么暖和,我真是个有福的人啊。”

因为疫情原因,生日前十几天,母亲就多次对我们说:“今年情况特殊,我生日那天你们就不要过来了。”话虽这么说,可母亲心里多么希望看到孩子们在膝前热热闹闹地玩一天,用她的话就是“年龄大了,越来越喜欢人了,看到一家人团团圆圆比吃山珍海味都高兴”。或许,对每一位老人来说,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团团圆圆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母亲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经历了太多生活的艰辛,过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,同父亲一起孝顺老人,拉扯五个孩子……在那个全靠土地过活的年代,生活的辛酸苦辣只有他们心里最清楚。可是,母亲和父亲,同大多数庄稼人一样,任劳任怨,都是容易知足的。庄稼丰收时,他们感恩老天爷风调雨顺,歉收时,则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损失。即便遇到灾年东挪西凑过更紧巴的日子,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老天爷的不公。

因为母亲是独生女,我们小时候的吃穿都是姥姥忙里忙外操持着,母亲的精力则全都扑在庄稼地里。永远忘不了农忙时节,她和父亲还有哥哥姐姐披星戴月侍种9口人庄稼时的艰辛。土地永远是他们的希望。姥姥的突然离世给了母亲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忘不了在姥姥去世的头几天里,母亲忙里忙外从头开始学习浆线织布的情景。一个个寒冷的夜晚,在昏暗的灯光下织布、做鞋、缝补衣物,成为我的深深记忆;更忘不了,在庄稼青黄不接时,为了一家人能吃上菜食,母亲一次次到街坊家里学习各类腌菜的制作方法来匆匆的身影……对母亲来说,生活就是责任,都是自己的事情,怨天怨地是起不到任何

作用的。如今,母亲住在老家的三间老屋里,四十多年的老屋记录了一家人太多的喜怒哀乐。有些低矮的老屋,当年建造时是何等的热闹,嘹亮的夯歌似乎还在耳边响着。姥爷曾在老屋里溘然长逝,为母亲留下深深的悲痛。二十多年前也曾是我和妻子结婚时的新房,那时母亲高兴得不拢嘴,恰有一种完成人生任务的洒脱与爽朗。七年前,父亲也在老屋里卧病两个多月,母亲没日没夜地陪伴照顾左右,祝愿有一天父亲能好起来。

对于母亲而言,三间老屋是岁月的留声机,每一处都涌动着家的温情,一段段,一幕幕,都在记忆中,随时呈现。我们总喜欢断、舍、离,而对于母亲,一切的旧物件、过往旧事反而是一种安慰、一种满足、一种幸福的回忆。谈起那些难过的往事,母亲不再悲伤,确切地说那些已经成为一种岁月的感悟,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。在母亲心里,福就是风雨后的好天气,福就是安稳的日子。母亲常说,人一辈子就像庄稼,得一代代接续下去,不管天气、田地如何,都要该种的时候就种,该发芽的时候就要发芽,到了成熟的节气,自然一天也不会耽误的。人年轻时就要努力成长,才能不辜负属于自己的人生季节。

母亲82岁生日那天,幸好我们兄妹早都“阳康”了,早早赶到母亲家里,打扫卫生,收拾一下老屋,给母亲洗洗衣服、晒晒被子,陪母亲聊聊天,喜得母亲不得了,一个劲儿地说:“人多了真好,这太阳也暖暖和和,是不是我穿得厚了?”我知道好的心情是会生暖的,快乐和微笑可以抵御寒意。

□ 丁雨桐

## 一食一味,人间至贵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主人公将蛋糕浸在红茶里,随后一口吞下。茶水和蛋糕互相附着的味道,让他清楚地回忆起儿时住过的家、门口的小路以及小镇的样子。

这并非作者的浪漫笔法,而是味觉对记忆来说实在忠诚,就好像烟花释放出来刺鼻的硝烟,混合了寒冬腊月的冷空气,一定会让我们与年夜饭桌上推杯换盏的声音、情境联系在一起,甚至还有《春节序曲》背景音乐下,董卿周涛此起彼伏的声线贯穿其中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独特味道,其中冬春更迭的气息最为扑鼻——那应该是每年大约惊蛰前后乍暖还寒的时候,印象中的春天一定是“花气袭人知春暖”的,其实花还没有开全,只是久别重逢的明媚阳光重落在万物上散发出来的吐故纳新的味道。

与食物有关的记忆还有许多,依稀记得那是某一个暑假的傍晚,我一个人走在台东的小吃街上,街角有一家小龙虾店,于是我左手抱着半斤龙虾,右手提着一扎现打的鲜啤,坐到店前的白色塑料椅上,打开了了一半的《饮食男女》,打算听着这段太阳慢慢掉下去的光景开始消遣。我还记得有一位脖子上挂着块和田玉无事牌、一头银发却精神矍铄的大爷打趣我说:“姑娘,真会生活啊。”

后来,每回说起此事都当作笑谈,不过一想起那样的傍晚,周身就被海滨城市那种晴朗通透的晚风包裹,连同小龙虾里被我识破的咸辣香甜——分明是用红九九做的调味,还有李安导演那段老去的经典背景音乐(Pa's Kitchen)……那空气里咸香的味道令人沉醉,以至于人事风情都值得怀念。

菜市场,往往是种种味道的起源,而家,就是归宿。市场喜欢分门别类,秩序井然地给不同的食材取名,家又凭借每家每户里那个最会做菜的人的一套心传,将食材

分配的重组。于是,从山林、河湖、土地、大海而来的食材经由人变成了美味的食物,再经由人留下了难忘的味道,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西方民族,能把大自然用酸甜苦辣呈现出来,再把酸甜苦辣过成了一生。

在琼海,有个不约而同做起来的小早市,大约是最早起人入往的原因,附近便有一些自己种了蔬菜水果的男女老少拿出来散碎着卖,也没个定价,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我头一回见番石榴、莲雾、鸡蛋果这些新奇水果,都买来尝了尝,并不好吃。但有样东西的确让我开了眼,是位老奶奶守着箱黑褐色的“果冻”似的东西在卖,她用半个蚌壳舀里面的固体,再拿了杆吊着块秤砣的秤称了一斤给我,听旁边的阿姨讲这东西叫“凉草”,是用一种藻类熬的,用红糖水凉拌最好吃,还能去火。几年后,名为“烧仙草”的奶茶火了,这才知道它早有渊源。

除了这些,还有小区树上熟透以后,保洁阿姨会直接送我的木瓜,路边每家每户门前像吊着只大雷似的菠萝蜜,总是让人胆寒,路边的椰子摊,文昌鸡、泔水鸡等等味道,有水果的清甜香气,有甜到让人害怕的早茶,更有可以直接以当醋来用的小青梅,种种味道与人行道旁的小角楼,连同听不懂的海南方言一起,构成了记忆里朴素的海南味道。

“即使久远的往事了无痕迹,唯独气味和滋味更有生命力,它们仍然对依栖往事寄托着回忆、期待和希望,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,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。”普鲁斯特将这种微妙

的联系现实地记录下来。而我们用回忆承载许许多多的各色味道,在这些味道之中最真挚的,一定与烟火有关。

烟火味道,是我们对家最纯粹的记忆,也是忘不掉化不开的乡愁。灶台前,唇齿之间,一食一味,方为人间至贵。

